

泰州志

卷首

天章

江南揚州府泰州知州加二級臣褚世暄恭紀

聖祖仁皇帝御書

先師殿匾額

萬世師表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

皇上御書

先師殿匾額

生民未有 雍正三年八月

泰州志

卷首

一



聖諭廣訓序

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此皆以敦本崇實之道爲牖民覺世之模法莫良焉意莫厚焉我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德洋恩普仁育萬物義正萬民六十年來宵衣旰食祇期薄海內外興仁講義革薄從忠共成親遜之風永享昇平之治故

特頒上諭十六條曉諭八旗及直省兵民人等自綱常名教之際以至於畊桑作息之間本末精粗公

秦州志

卷首

二

私鉅細凡民情之所習皆

睿慮之所周視爾編氓誠如赤子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萬世守之莫能易也朕繼承大統臨御兆人以

聖祖之心爲心以

聖祖之政爲政夙夜黽勉率由舊章惟恐小民遵信奉行久而或怠用申誥誠以示提撕謹將

上諭十六條尋繹其義推衍其文共得萬言名曰

聖諭廣訓旁徵遠引往復周詳意取顯明語多直樸無非奉

先志以啟後人使群黎百姓家諭而戶曉也願爾兵民等仰體

聖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視爲條教號令之虛文其勉爲謹身節用之庶人盡除夫浮薄囂凌之陋習則風俗醇厚家室和平在朝廷德化樂觀其成一爾後嗣子孫並受其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理豈或爽哉

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

第一條

敦孝弟以重人倫

秦州志

卷首

三

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法

祖尊

親孝思不匱

欽定孝經衍義一書衍釋經文義理詳貫無非孝治天下之意故

聖諭十六條首以孝弟開其端朕丕承鴻業追維

往訓推廣立教之思先申孝弟之義用是與爾兵民人等宣示之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人不知孝父母獨不思父母愛子之心乎方其未

離懷抱饑不能自哺寒不能自衣爲父母者審音聲察形色笑則爲之喜啼則爲之憂行動則跬步不離疾痛則寢食以廢以養以教至於成人復爲授家室謀生理百計經營心力俱瘁父母之德實同昊天罔極人子欲報親恩於萬一自當內盡其心外竭其力謹身節用以勤服勞以隆孝養毋博奕飲酒毋好勇鬪狠毋好貨財私妻子縱使儀文未備而誠慤有餘推而廣之如曾子所謂居處不莊非孝事君不忠非孝涖官不敬非孝朋友不信非孝戰陣無勇非孝皆

孝子分內之事也至若父有冢子稱曰家督弟有伯兄尊曰家長凡日用出入事無大小衆子弟皆當咨稟焉飲食必讓語言必順步趨必徐行坐立必居下凡以明弟道也夫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况同氣之人乎故不孝與不弟相因事親與事長並重能爲孝子然後能爲悌弟能爲孝子悌弟然後在田野爲循良之民在行間爲忠勇之士爾兵民亦知爲子當孝爲弟當悌所患習焉不察致自離於人倫之外若能痛自愧悔出於心之至誠竭其力

之當盡由一念孝弟積而至於念念皆然勿尚
虛文勿畧細行勿沽名而市譽勿謹始而怠終
孝弟之道庶克敦矣夫不孝不弟國有常刑然
顯然之跡刑所能防隱然之地法所難及設不
知愧悔自陷匪僻朕心深爲不忍故丁寧告誡
庶爾兵民咸體朕意感發興起各盡子弟之職
於戲聖人之德本於人倫堯舜之道不外孝弟
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兵民
其毋視爲具文焉

六百三十字

第二條

秦州志

卷首

五

篤宗族以昭雍睦

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是帝堯首以睦族示
教也禮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明人道必
以睦族爲重也夫家之有宗族猶水之有分派
木之有分枝雖遠近異勢疎密異形要其本源
則一故人之待其宗族也必如身之有四肢百
體務使血脉相通而疴癢相關周禮本此意以
教民著爲六行曰孝曰友而繼曰睦誠古今不
易之常道也我

聖祖仁皇帝旣諭爾等以敦孝弟重人倫卽繼之曰篤

宗族以昭雍睦蓋宗族由人倫而推雍睦未昭
卽孝弟有所未盡朕爲爾兵民詳訓之大抵宗
族所以不篤者或富者多吝而無解推之德或
貧者多求而生觖望之思或以貴凌賤而勢利
汨其天親或以賤驕人而忿傲施於骨肉或貨
財相競不念祖免之情或意見偶乖頓失宗親
之義或偏聽妻孥之淺識或誤中讒慝之虛詞
因而詬誶傾排無所不至非惟不知雍睦抑且
忘爲宗族矣爾兵民獨不思子姓之衆皆出祖
宗一人之身柰何以一人之身分爲子姓遽相

視爲途人而不顧哉昔張公藝九世同居江州
陳氏七百口共食凡屬一家一姓當念乃祖乃
宗寧厚毋薄寧親勿疎長幼必以序相洽尊卑
必以分相聯喜則相慶以結其綢繆戚則相憐
以通其緩急立家廟以薦烝嘗設家塾以課子
弟置義田以贍貧乏修族譜以聯疎遠卽單姓
寒門或有未逮亦各隨其力所能爲以自篤其
親屬誠使一姓之中秩然藹然父與父言慈子
與子言孝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恭雍睦昭而
孝弟之道愈敦有司表爲仁里君子稱爲義門

天下推爲望族豈不美哉若以小過而隳宗支以微嫌而傷親愛以侮慢而違遜讓之風以偷薄而虧敦睦之誼古道之不存卽爲國典所不恕爾兵民其交相勸勵共體祖宗慈愛之心常切水源木本之念將見親睦之俗成於一鄉一邑雍和之氣達於溥海內外諸福咸臻太平有象胥在是矣可不勗歟

第三條

和鄉黨以息爭訟

古者五族爲黨五州爲鄉睦婣任恤之教由來

泰州志

卷首

七

尚矣顧鄉黨中生齒日繁比閭相接睚眦小失狎昵微嫌一或不誠凌競以起遂至屈辱公庭委身法吏負者自覺無顏勝者人皆側目以里巷之近而舉動相猜報復相尋何以爲安生業長子孫之計哉

聖祖仁皇帝憫人心之好競思化理之貴淳特布訓於

鄉黨曰和所以息爭訟於未萌也朕欲咸和萬民用是申告爾等以敦和之道焉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言不和之漸起於細微也易訟之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言息訟貴絕其端也是

故人有親疎概接之以溫厚事無大小皆處之以謙冲毋恃富以侮貧毋挾貴以凌賤毋飾智以欺愚毋恃強以凌弱談言可以解紛施德不必望報人有不及當以情恕非意相干當以理遣此既有包容之度彼必生愧悔之心一朝能忍鄉里稱爲良善小忿不爭閭黨推其長厚鄉黨之和其益大矣古云非宅是卜惟鄰是卜緩急可恃者莫如鄉黨務使一鄉之中父老子弟聯爲一體安樂憂患視同一家農商相資工賈相讓則民與民和訓練相習汎守相助則兵與

兵和兵出力以衛民民務養其力民出財以贍兵兵務恤其財則兵與民交相和由是而簞食豆羹爭端不起鼠牙雀角速訟無因豈至結怨耗財廢時失業甚且破產流離以身殉法而不悟哉若夫巨室者年鄉黨之望膠庠髦士鄉黨之英宜以和輯之風爲一方表率而奸頑好事之徒或詭計挑唆或橫行嚇詐或貌爲洽比以煽誘或假託公言而把持有一於此里閭靡寧鄉論不容國法具在爾兵民所當謹凜者也夫天下者鄉黨之積也爾等誠遵

聖祖之懿訓尚親睦之淳風孝弟因此而益敦宗族因此而益篤里仁爲美比戶可封訟息人安延及
世世協和遍於萬邦太和蒸於宇宙朕與爾兵
民永是賴焉六百
五字

第四條

重農桑以足衣食

朕聞養民之本在於衣食農桑者衣食所由出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古者天子親耕后親桑躬爲至尊不憚勤勞爲天下倡凡爲兆姓圖其本也夫衣食之道生於地

長於時而聚於力本務所在稍不自力坐受其困故勤則男有餘粟女有餘帛不勤則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畜妻子其理然也彼南北地土雖有高下燥濕之殊然高燥者宜黍稷下溼者宜杭稻食之所出不同其爲農事一也樹桑養蠶除江浙四川湖北外餘省多不相宜然植麻種棉或績或紡衣之所出不同其事與樹桑一也願吾民盡力農桑勿好逸惡勞勿始勤終惰勿因天時偶歉而輕棄田園勿慕奇贏倍利而輒改故業苟能重本務雖一歲所入公私皆用

而外羨餘無幾而日積月累以至身家饒裕子孫世守則利賴無窮不然而舍本逐末豈能若是之綿遠乎至爾兵隸在戎伍不事農桑試思月有分給之餉倉有支放之米皆百姓輸納以散給爾等各贍身家一絲一粟莫不出自農桑爾等既享其利當彼此相安多方捍衛使農桑俱得盡力爾輩衣食永遠不匱則亦重有賴焉若地方文武官僚俱有勸課之責勿奪民時勿妨民事浮惰者懲之勤苦者勞之務使野無曠土邑無游民農無捨其耒耜婦無休其蠶織卽

至山澤園圃之利雞豚狗彘之畜亦皆養之有道取之有時以佐農桑之不逮庶幾克勤本業而衣食之源溥矣所慮年穀豐登或忽於儲蓄布帛充贍或侈於費用不儉之弊與不勤等甚且貴金玉而忽菽粟工文繡而廢蠶桑相率爲紛華靡麗之習尤爾兵民所當深戒者也自古盛王之世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享庶富之盛而致教化之興其道胥由乎此我

聖祖仁皇帝念切民依嘗刊耕織圖頒行中外所以敦本阜民者甚至朕仰惟

聖諭念民事之至重廣爲詮解勸爾等力于本務余一人衣租食稅願與天下共飽煖也

六百三十八字

第五條

尚節儉以惜財用

人生不能一日而無用卽不可一日而無財然必留有餘之財而後可供不時之用故節儉尚焉夫財猶水也節儉猶水之蓄也水之流不蓄則一洩無餘而水立涸矣財之流不節則用之無度而財立匱矣我

聖祖仁皇帝躬行節儉爲天下先休養生息海內殷富

猶兢兢以惜財用示訓蓋自古民風皆貴乎勤儉然勤而不儉則十夫之力不足供一夫之用積歲所藏不足供一日之需其害爲更甚也夫兵丁錢糧有一定之數乃不知樽節衣好鮮麗食求甘美一月費數月之糧甚至稱貸以遂其欲子母相權日復一日債深累重饑寒不免農民當豐收之年倉箱充實本可積蓄乃酬酢往來率多浮費遂至空虛夫豐年乃至空虛荒歉必至窮困亦其勢然也似此之人國家未嘗減其一日之糧天地未嘗不與以自然之利究至

啼饑號寒困苦無告者皆不節儉所至更或祖
宗勤苦儉約日積月累以致充裕子孫承其遺
業不知物力艱難任意奢侈誇耀里黨稍不如
人卽以爲耻曾不轉盼遺產立盡無以自存求
如貧者之子孫并不可得於是寡廉鮮耻靡所
不至弱者餓殍溝壑強者作慝犯刑不儉之害
一至於此易曰不節若則嗟若蓋言始不節儉
必至嗟悔也爾兵民當凜遵

聖訓繹思不忘爲兵者知月糧有定與其至不足而冀
格外之賞孰若留有餘以待可繼之糧爲民者

知豐歉無常與其但顧朝夕致貧窶之可憂孰
若留貯將來爲水旱之有備大抵儉爲美德寧
以固陋貽譏禮貴得中勿以驕盈致敗衣服不
可過華飲食不可無節冠婚喪祭各安本分房
屋器具務取素樸卽歲時伏臘斗酒娛賓從俗
從宜歸于約省爲天地惜物力爲朝廷惜恩膏
爲祖宗惜往日之勤勞爲子孫惜後來之福澤
自此富者不至於貧貧者可至於富安居樂業
含哺鼓腹以副朕阜俗誠民之至意孝經有曰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爾兵民共

身體而力行之六百四十三字

第六條

隆學校以端士習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固無人不
在所教之中專其督率之地董以師儒之官所
以成人材而厚風俗合秀頑強懦使之歸於一
致也我

聖祖仁皇帝壽考作人特隆學校凡所以養士之恩教
士之法無不備至蓋以士爲四民之首人之所
以待士者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輕士

秦州志

卷首

三

習端而後鄉黨視爲儀型風俗由之表率務令
以孝弟爲本材能爲末器識爲先文藝爲後所
讀者皆正書所交者皆正士確然於禮義之可
守惕然於廉耻之當存唯恐立身一敗致玷宮
牆唯恐名譽雖成負慙衾影如是斯可以爲士
否或躁競功利干犯名教習乎異端曲學而不
知大道驚乎放言高論而不事躬行問其名則
是考其實則非矣昔胡瑗爲教授學者濟濟有
成文翁治蜀中子弟由是大化故廣文一官朕
特飭吏部悉以孝廉明經補用凡以爲興賢育

才化民成俗計也然學校之隆固在司教者有
整齊嚴肅之規尤在爲士者有愛惜身名之意
士品果端而後發爲文章非空虛之論見之施
爲非浮薄之行在野不媿名儒者在國卽爲良
臣所係顧不重哉至於爾兵民恐不知學校之
爲重且以爲與爾等無與不思身雖不列於庠
序性豈自外於倫常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弟之義又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則
學校不獨所以教士兼所以教民若黷宮之中
文武並列雖經義韜畧所習者不同而入孝出

弟人人所當共由也士農不異業力田者悉能
敦本務實則農亦士也兵民無異學卽戎者皆
知敬長愛親則兵亦士也然則庠序者非爾兵
民所當隆重者乎端人正士者非爾兵民所當
則儆者乎孰不有君臣父子之倫孰不有仁義
禮智之性勿謂學校之設止以爲士各宜以善
相勸以過相規嚮風慕義勉爲良善則氓之蚩
蚩亦可以禮義爲耕耘赴赴武夫亦可以詩書
爲甲冑一道同風之盛將復見於今日矣

第七條

黜異端以崇正學

朕惟欲厚風俗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端學術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惟此倫常日用之道爲智愚之所共由索隱行怪聖賢不取易言蒙以養正聖功以之書言無偏無頗無反無側王道以之聖功王道悉本正學至於非聖之書不經之典驚世駭俗紛紛籍籍起而爲民物之蠹者皆爲異端所宜屏絕凡爾兵民愿謹淳朴者固多間或迷於他岐以無知而罹罪戾朕甚憫之

自古三教流傳儒宗而外厥有仙釋朱子曰釋氏之教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個心老氏之教只是要存得一個神氣此朱子持平之言可知釋道之本指矣自游食無籍之輩陰竊其名以壞其術大率假災祥禍福之事以售其誕幻無稽之談始則誘取貨財以圖肥己漸至男女混淆聚處爲燒香之會農工廢業相逢多語怪之人又其甚者奸回邪慝竄伏其中樹黨結盟夜聚曉散干名犯義惑世誣民及一旦發覺徵捕株連身陷囹圄累及妻子教主已爲罪

魁福緣且爲禍本如白蓮聞香等教皆前車之鑒也又如西洋教宗天主亦屬不經因其人通曉曆數故國家用之爾等不可不知也夫左道惑衆律所不宥師巫邪術邦有常刑朝廷立法之意無非禁民爲非導民爲善黜邪崇正去危就安爾兵民以父母之身生太平無事之日衣食有賴俯仰無憂而顧殊恒性而卽匪彝犯王章而干國憲不亦愚之甚哉我

聖祖仁皇帝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藝極陳常煌煌大訓所以爲世道人心計者至深遠矣爾兵民等宜

秦州志

卷首

六

仰體

聖心祇遵

聖教擯斥異端直如盜賊水火且水火盜賊害止及身異端之害害及人心心之本體有正無邪苟有主持自然不惑將見品行端方諸邪不能勝正家庭和順遇難可以成祥事親孝事君忠盡人事者卽足以集天休不求非分不作非爲敦本業者卽可以迓神慶爾服爾耕爾講爾武安布帛菽粟之常遵蕩平正直之化則異端不待驅而自息矣

六百四十字

第八條

講法律以儆愚頑

法律者帝王不得已而用之也法有深意律本人情明其意達其情則囹圄可空訟獄可息故懲創於已然不若警惕於未然之爲得也周禮州長黨正族師皆於月吉屬其民而讀法大司寇懸象刑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知所嚮方今國家酌定律例委曲詳明昭示兵民俾各凜成憲遠於罪戾意甚厚也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洽於兆民而於刑罰尤惓惓致

秦州志

卷首

七

意朕臨御以來體好生之德施欽恤之恩屢頒赦款詳審爰書庶幾大化翔洽刑期無刑又念爾爲民者生長草野習於顛蒙爲兵者身隸戎行易逞強悍每至誤觸王章重干憲典因之特申訓誡警醒愚頑爾等幸際昇平休養生息均宜循分守禮以優游於化日舒長之世平居將頒行法律條分縷析講明意義見法知懼觀律懷刑如知不孝不弟之律自不敢爲蔑倫亂紀之行知鬪毆攘奪之律自不敢逞囂凌強暴之氣知奸淫盜竊之律自有以遏其邪僻之心知